

《淮南子》用《荀子》考 ——兼論其對荀學的承傳與轉化*

林暉峻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淮南子》成書於西漢初，採摭百家以成己說；《荀子》大部分篇章成於戰國末，其學說及其門人在秦漢之際極為興盛，《淮》亦受其影響。然學界未有專論二書關係，縱論及《淮》儒家思想時，只以思孟學派、易學派為主；在荀學流傳的研究中亦忽略《淮》書繼承。

本文認為兩書淵源深厚，檢得逾百條重見詞組或段落。為釐清兩書在思想上的承傳，本文先討論《淮》與儒家、《荀》之淵源，以窺《淮》引《荀》的原因，並探論影響《淮》引《荀》的因素，最後從互見文獻的角度考察二書重合片段，指出《淮》用了大量獨見於《荀》的詞句，以不同的手法詮釋其意。本文冀分析兩書義理之傳承與轉化，推進有關《淮南子》儒家學派問題之討論，以補前人所未探。

關鍵詞：《淮南子》 《荀子》 儒道思想 互見文獻

* 本文初稿為筆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修讀本科時之「專題研究」論文，原題為「《淮南子》詮釋《荀子》考」，由張錦少教授指導，並蒙何志華教授與梁德華博士賜正；其後於 2024 年 3 月 2 日在由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四所院校共同主辦的「傳統的建構與詮釋——第三屆文史研究香港青年學者論壇」宣讀，會議上蒙費安德教授惠賜卓見。本文在初稿的基礎上作了不少修訂，是次投稿承蒙三位匿名評審賜予寶貴的意見，特此申謝。

一、前言

淮南王劉安（前 179– 前 122）與眾賓客撰《淮南子》，書成於西漢初年，《漢書·藝文志》列為「雜家」，其言是書採摭諸子百家，以為治道。¹ 高誘謂此書「講論道德，總統仁義」，² 則是書儒、道思想又尤為緊要。而《荀子》大部分篇章當成於戰國末年，其學說、門人於秦漢之際極為興盛，加上《淮》書編者有儒家門人，故是書或受《荀》影響。

然而，學界對於《淮》與諸子的研究，卻並沒有將太多的目光放在《荀》之上，更多是集中在道家及其他諸子上。³ 即使論及《淮》儒家思想時，亦只以思孟學派、易學派為主，如徐復觀（1903–1982）言：「書中儒家思想，實屬於《中庸》、《子思子》、《易傳》及《孟子》的系統。」⁴ 而在荀學的接受史研究中，同樣忽略了《淮》書的繼承。⁵ 相對而言，外國學者似乎對兩書的關係有更敏銳的觀察，如日本學者赤塚忠（Akatsuka Kiyoshi, 1913–1983）嘗言：「在過去對思想史的研究上，《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完全被忽略，但事實上這二書是荀子思想綜合的繼承。」⁶ 加拿大學者白光華（Charles Le Blanc）嘗統計《淮南》引書條目，其中引《荀》之數目冠絕儒家諸書，他又進一步指出，儘管《淮南》有尊《詩》、

1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三〇，〈藝文志〉，頁 1742。

2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敘目〉，頁 5。

3 陳麗桂：〈八十年來的《淮南子》研究目錄〉，《書目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991 年），頁 61–62。馬慶洲：〈六十年來《淮南子》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文學遺產》2010 年第 6 期，頁 140–143。高旭：〈回顧、反思與前瞻——兩千年「淮南子學史」綱要〉，《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3 期，頁 79。

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二卷，頁 124。

5 學者論述漢代荀學傳承，多關注到韓非、李斯、陸賈、賈誼、董仲舒、揚雄等，見熊公哲：《荀卿學案》（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8 年），頁 12。徐平章：《荀子與兩漢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馬積高：《荀學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93–225。Paul R. Goldin, “Xunzi and Early Han Philosoph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 (2007): 135–66.

6 赤塚忠撰，佐藤將之（Sato Masayuki）、林明照合譯：〈荀子研究的若干問題〉，《臺灣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11 期（2003 年），頁 106。

《易》、《周書》和《老子》為經典和權威的傾向，但是書有關儒家要義的闡述，卻以子思、孟子，尤其是荀子的論說為基礎。⁷此可謂對兩書關係之卓見。即便如此，現時仍缺乏對兩書關係之專門研究。

準此，本文認為《淮》、《荀》兩書實有深厚淵源，並初步檢得兩書有逾百條重見詞組與段落，⁸單以引用次數言之，則兩書淵源之深，幾乎媲美《淮》書與一些道家典籍的關係。因此，為釐清兩書在思想上的承傳，本文首先討論《淮》、《荀》之淵源，以證《淮》、《荀》聯繫緊密，故《淮》有大量引《荀》的情況，然後探論影響《淮》述《荀》的因素。最後，本文從詞句角度考察《淮》、《荀》重合的例子，指出《淮》用了大量獨見於《荀》的詞句，但卻有所演化，藉此分析兩書義理之傳承與轉化。本文冀望能以此闡明兩書之承繼關係，並對於兩書之思想義理、《淮南》儒家學派等研究有所推進，以達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

二、《淮南子》與《荀子》之淵源

（一）成書概述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⁹《漢書·淮南王傳》言：「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¹⁰《漢書》所謂《內書》即現存《淮南子》21篇，結合《史》、《漢》兩文，《淮》為劉安與眾賓客成於建元二年（前139）或之前，學者

7 感謝評審特別提醒筆者有關白光華對兩書關係之觀察。白光華對《淮南子》引用諸書情況做了較為全面的統計，以儒、道兩書主要的典籍來說，白光華指出《淮南子》引用儒家典籍的次數分別為：《易經》11次、《詩經》10次、《周書》2次、《論語》1次、《子思》11次、《孟子》11次、《荀子》35次；引用道家典籍的次數分別為：《黃帝四經》26次、《老子》99次、《莊子》269次。See Charles Le Blanc,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83-84.

8 具體可參本文附錄的統計資料。

9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頁3082。

10 《漢書》，卷四四，〈淮南王傳〉，頁2145。

亦大抵同意此論。¹¹

《荀子》成書年代與書中篇章孰為荀卿親作素來爭議不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¹² 劉向校《孫卿書》322 篇，去其 290 篇重複而定 32 篇本，¹³ 又云：「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著數萬言而卒。」¹⁴ 皆以為《荀》乃荀卿晚年所定。然而馮友蘭嘗言先秦子書大多都不是純粹只有一位作者，¹⁵ 此言甚是。關於《荀》的撰作者，除了少數學者認為其書非荀卿親作且不能代表其思想，¹⁶ 一般的意見皆以為此書大部分篇章當為荀卿手筆，或荀卿有參與整理編纂，且能代表荀卿學派的思想。¹⁷ 自〈大略〉以下數篇之成書年代與作者，學者則多有歧見。¹⁸ 但綜觀不同的說法，《荀》一書，至少大部分內容，當成於《淮》之前，故《淮》編者有機會採用《荀》之說。

11 牟鍾鑑：《〈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頁 160。

12 《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頁 2348。

13 劉向所校《孫卿書》當為《荀子》成書之始，其後此 32 篇本又變為 12 卷本，並由唐楊倞重新分為今日流行之 20 卷本。詳參高正著：《〈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83-85。

1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卷二〇，〈荀卿新書三十二篇〉，頁 558。

15 馮友蘭著，黃克劍、吳小龍編：《馮友蘭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年），頁 55。

16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4 年），頁 297。楊筠如著：《荀子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12-31。

17 廖名春：《荀子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55-87。

18 如龍宇純引張西堂《荀子真偽考》，認為包括〈大略〉以下 6 篇在內的 22 篇，共 70 餘處與《大戴禮記》、《禮記》及《韓詩外傳》等雷同的文字皆為他書採《荀子》文字，見龍宇純：〈荀子真偽問題〉，收入氏著：《荀子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7 年），頁 25-54。若此，即〈大略〉以下六篇的一些內容，也極可能存在於先秦時期，至遲也不晚於韓嬰所處的西漢早年。另一方面，金德建則以為《荀子·大略》或乃漢朝武、宣年間漢儒偽撰之作品，而〈賦篇〉則或為李斯所作。見金德建：《古籍叢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 年），頁 50-53。

（二）思想融合的時代趨勢——《淮南子》以儒、道為主的「雜家化」傾向

後世學者歸納先秦學說，多以儒、墨、道、法等諸家區分之，然自戰國以來，諸子百家開始互相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他們「往往兼學他派之言」。¹⁹ 這種學派思想相融的情況，至秦漢尤為明顯。其時諸子「相互融通，又成為渾淪之一新體」，²⁰ 再難以明確劃分不同家派學說的界限。至於傳統認為首本「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便應運而生，是書用「較為客觀的態度和做法在理論上對先秦文化進行大規模系統綜合工作」，²¹ 明顯帶著匯聚各派思想的意圖來編寫，於是其書一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²² 時至漢代，融合各家思想更是學術的大潮流，故諸子之說便出現所謂「雜家化」的傾向，其中勢力最大者，則為道、儒、法。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下，《淮南子》抱著與《呂》書相似的編撰形式與目的，同樣不囿於一家之說，兼用諸子的思想，可謂無所不包。準此，學者多為《淮》各篇劃分學派，所涉遍及道、儒、法、陰陽、兵、縱橫、小說等家派。

筆者認為《淮南》的確匯聚不同學派思想，而其中最重要的，當為道、儒二家思想。然而，就算是主張《淮南》乃「道家說」的學者，皆認同儒家思想對《淮南子》有極大影響。漢初雖以黃老思想為主導，但當時的儒學同樣有很大的勢力，趙岐〈孟子題辭〉言：「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²³ 趙氏提及漢初置博士時，已有許多儒家傳記博士，直至後來更演變成獨設儒家《五經》博士。可見秦漢以來，儒學傳承不斷，

19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冊，頁601。

20 錢穆：《莊老通辨》（新北：聯經出版，1998年），頁132。

21 牟鍾鑑：《〈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15。

22 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點校：《汪中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卷四，〈呂氏春秋序〉，頁148。

23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一，頁17。

即便如徐復觀言《淮》成書之時「儒家思想，在朝廷還沒有得勢」，²⁴但漢初時儒學的地位與影響也絕對不弱。

再者，劉安喜「行仁義」，其人常「拊循百姓」，²⁵則見其受儒家仁愛思想之影響。加上〈諫伐南越書〉中，劉安勸喻君主不要興兵，應「布德施惠」，使百姓安居樂業，又見其愛民之心。諫言中又引用《周易》、《詩經》等儒家經籍，²⁶可知其對儒家之說有深厚的認識及認同。又，高誘〈敘目〉云：

〔劉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淮南子》）。²⁷

可見《淮》編者亦有儒家門人，所論的話題也涉及「仁義」。故不論是劉安，還是《淮》其他編者，都可能熟悉儒家思想，這就解釋了為何《淮》似有以道家為主的傾向，卻多用儒家之說，崇尚五經六藝，經常稱引《周易》、《詩經》等儒家經典。綜上所說，《淮》會重視儒家學說，可謂順理成章。

（三）《淮南子》與《荀子》的共通點

《韓非子》認為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²⁸一般認為《淮》所採納的儒家為思孟學派、荀學派和易傳學派，當中又以思孟學派與易傳學派為主。²⁹關於《淮》採用《荀》學說，學者以往只關注到〈脩務〉、〈泰族〉等少數篇章，本文認為《淮》取材《荀》之豐富，遠

2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頁114。

25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頁3082。

26 〈諫伐南越書〉全文載於《漢書·嚴助傳》中，見《漢書》，卷六四上，頁2777-2785。

2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敘目〉，頁5。

28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一九，〈顯學〉，頁457。

29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170-205。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頁124。

不止於少數的一兩篇。而《淮》會大量引《荀》的原因，從《淮》、《荀》兩書內容與其編者的共通點即可略窺之。

首先，儒家思想對《淮》十分重要，而《荀》可謂是與《淮》性質最為相近的儒家典籍。儒家經籍中，《論語》重視為學，講仁德，故錢穆言：「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為入之道。」³⁰《大學》、《孟子》等思孟學派強調正心誠意，³¹皆著重於個人的品學修養。而《荀》則較講求實用，既強調個人修養，亦關注國家統治的實際措施。《荀》一書極言「禮」之重要，而禮之所以重要，不獨是作為修身養性之度量，更是衡量國家治亂之準繩，故「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國家無禮不寧」。³²此見《荀》之禮，非為不切實際的禮節條文，而是有利於國家統治的秩序，其「終極關懷是人類社會的『治亂』問題」，甚至可作為「帝王之術」。³³觀《淮》一書，其著書意圖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教人趨福去禍、安身立命，「尊天而保真」；³⁴一方面則為國家建立管治理論，使君主可「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³⁵究「天地之理」、備「帝王之道」。³⁶可見針對現實政治，輔佐帝王治國是二書相同的目的。

其次，不同於《論》、《孟》等書，《荀》一書在堅守儒家立場的同時，亦大量汲取了其他學派的養分，這與《淮》融匯百家的學術立場是相通的。從《荀》篇目來看，〈勸學〉、〈修身〉、〈禮論〉等篇明顯帶有儒家重視品學、禮義的傾向；〈議兵〉講究行軍治兵，可謂兵家之言；〈君道〉提倡「隆禮至法」，³⁷開法家之端，為李斯、

30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2018年），頁7。

3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孟子序說〉，頁199-200。

32 兩句按序見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頁238；卷一九，〈大略〉，頁495。

33 司馬遷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佐藤將之將此引申成司馬遷對荀子學術的評價，見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28。

3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一，〈要畧〉，頁1440。

35 同上注，頁1463。

36 同上注，頁1454。

37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頁238。

韓非子等荀卿弟子所繼；〈解蔽〉、〈正名〉討論知識建構、邏輯思辨，應是受到名家、墨家的影響。³⁸ 不少學者著力於發掘《荀》與其他諸子的聯繫，³⁹ 進一步證明是書思想之多樣，故張覺稱：「縱觀《荀子》全書，凡哲學、倫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語言學、文學，皆有涉獵，且多精論，足為先秦一大思想寶庫。」⁴⁰ 足見《荀》涉獵範圍之廣，非其他儒家經籍能及。是以《荀》不僅集儒家之大成，甚至是「兼儒法，合道墨」，⁴¹「很像是一位雜家」。⁴²《淮》博採眾說，上文已析論之，而這種「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學術態度與《荀》也極為接近。⁴³ 所以，基於二書著述意圖與學術特質之相似，自然有利於《淮》對《荀》大量採用。

除此之外，兩書亦存在一些間接的聯繫，例如荀子嘗於楚地任官，並撰有〈賦篇〉，可以稱得上是古代賦體的濫觴。而淮南王與眾賓客地處江淮之間，正是舊時戰國楚地一帶，或因此更容易受到《荀》之影響，且《淮》一書多賦體之文，可謂遠承〈賦篇〉。另外，《藝文類聚·木部下·木槿》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成相〉，淮南王所作也。」⁴⁴ 可見淮南王著有〈成相〉篇，且與《荀子·成相》：「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等句式相似，⁴⁵ 同樣是類近於說唱，有韻律、節奏感強的文字。最後，《淮》多採《呂氏春秋》之說，陳玉衡嘗考得《淮》中〈原道〉、〈齊

38 John H. Knoblock, "The Chronology of Xunzi's Works," *Early China* 8 (1982-83): 35-36.

39 如佐藤將之著：《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何志華：《莊荀考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2015年）。

40 張覺撰：《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

41 牟鍾鑑：《〈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12。

42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258。

43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一，〈要畧〉，頁1463。

44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八九，〈木部下〉，頁1544。

4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八，〈成相〉，頁457。

俗〉、〈道應〉、〈說山〉、〈說林〉五篇與《呂氏春秋》多有重合處，⁴⁶而《呂》書之編者有荀卿門人，⁴⁷使《呂》書亦多荀卿思想，是以《淮》或會在引用《呂》書時，間接用《荀》。故《淮》與《荀》淵源之深，不單純是字句上的引用，更有不少文化上的關連。劉師培謂：「《淮南》之旨，雖近莊列，然衡其文體，仍在荀呂之間，亦非南方之文也。」⁴⁸雖然似乎無視了此書的楚地色彩，但用以評價《淮》部分內容，也是恰當的。

三、影響《淮南子》引書的因素

《淮南子》引書之取材會受特定的因素影響，而其引用文獻時，多數也非直接逐錄其詞句或沿襲其原意，而是有所選擇取捨，或改易其詞句，或依照原詞原句而衍化新意，這可以說是重新解讀的過程。本節則主要分析影響《淮南》取材、解讀、運用《荀子》乃至其他典籍的因素。伽達默爾（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言：

我們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經驗和生活實踐的問題。借用康德的話來說，我們是在探究：理解怎樣得以可能？這是一個先於主體性的一切理解行為的問題，也是一個先於理解科學的方法論及其規範和規則的問題。⁴⁹

簡言之，伽達默爾是在探討人的「理解過程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勞思光在解釋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論時，指出任何人面對世界時，

46 陳玉衡：〈《淮南子》詮釋《呂氏春秋》考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20年）。

47 包世臣：《藝舟雙楫》（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卷二，〈文論二·摘抄韓呂二子題詞〉，頁290。

48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收入氏著：《劉師培全集（一）》（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據寧武南氏校印本〔1934–1936年〕影印），卷一，頁二五上，總頁558。

49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上卷，〈第2版序言〉，頁6。

都不是「面對一個簡單直接呈現的世界」，而是「一個已經受了文化影響的世界」。⁵⁰ 據此，則人對事物的詮釋、甚至理解，無不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故《淮》編者會據特定時代背景、學術背景、身世等當前境況去解讀、乃至運用文本，正如錢鍾書討論古籍引《詩》時道：「蓋『斷章』乃古人慣為之事，經籍中習見。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運化。」⁵¹ 故《淮》引用其他文本之時，也因「作者的運化」使其具文學的美感，俾能取悅與說服讀者。這使《淮》會對《荀》在意義及藝術上作出改寫。梁德華嘗考《淮南子》詮釋《莊子》時，會受到「時代精神」、「個人因素」、「地域文化」等影響，⁵² 其言是矣。承其論，《淮》在選擇用《荀》或相關的材料時亦受類近因素影響。

（一）時代因素

1. 道家思想的影響

《淮》著於漢初行黃老無為之時，自然受其影響。黃老雖異於老莊思想，但仍是道家的不同派別。於是，《淮》在引書時，難免會摻雜其道家的立場，⁵³ 例如〈道應〉談及「孔子觀桓公之廟」時，形容宥坐之器：「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⁵⁴《荀子·宥坐》亦有此記載，其云：「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⁵⁵ 即便《淮》此文未必定然來自〈宥坐〉，而是運用了一些「公共素材」，仍不妨礙我們指出《淮》略去了「虛則欹」一句。《韓詩外傳》、《說

50 勞思光著，劉國英編註：《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5。

51 錢鍾書：《管錐編（一）》（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上卷，頁429。

52 梁德華：〈《淮南子》詮釋《莊子》方法探究〉，收入氏著：《秦漢魏晉雜家考論——從〈淮南子〉到〈劉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2019年），頁6-14。

53 《淮南子》多處引用《老》、《莊》之說，學者多有論及，如王叔岷：〈《淮南子》引《莊》舉隅〉，《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364-400。梁德華：〈《淮南子》詮釋《莊子》方法探究〉，頁2，注7。

5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二，〈道應訓〉，頁905-906。

5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二〇，〈宥坐篇〉，頁520。

苑》、《孔子家語》與《文子》均有記載此文，⁵⁶ 這四本書連同《荀》、《淮》，獨《淮》與《文子》無「虛則敬」一句，這個差異當是基於《淮》推崇道家「虛」的觀念，刪去此句則免與道家立場有所抵觸，而《文子》則有沿襲《淮》之嫌。⁵⁷ 故劉殿爵曾將有「虛則敬」一句的四本書稱為「儒家文本」，無此句的《淮》、《文子》則稱為「道家文本」。⁵⁸

2. 「雜家化」學術背景的影響

正如前文所述，在漢代已有學術「雜家化」的傾向，《淮》自言其書「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⁵⁹ 故其書引用諸子往往只取其精華、或有利於自己立場的論述，絕非全面因襲，有時候甚至還會在同一段文字中，拼合不同文獻以成己意。如：

《淮南子》：古者，有鑿而綬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殺〕，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⁶⁰

分別對應：

- 56 以上各版本均見陳士珂輯，崔濤點校：《孔子家語疏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卷二，頁62-64。
- 57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子》考〉，收入氏著：《〈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71-207。
- 58 劉殿爵認為「持盈」的故事是先秦的公共素材，即使原屬於某學派亦可被另一學派所用、改定，他繼而指出：「戰國中期已經存在著一個可觀的口頭文學體系……可能大部分口頭文學都不專屬於任何一個學派，而是人所共有的。」參劉殿爵著，何文匯、陳煒舜譯：〈論「持盈」與所謂「敬器」〉，收入《採掇英華》編輯委員會編：《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07-221。葉波（Paul van Els）亦採信劉氏關於口頭文學體系的設論，然而針對「持盈」的故事，卻認為是先流傳在儒家系統中，後被劉安採用並改寫。See Paul van Els, "Tilting Vessels and Collapsing Walls: On the Rhetorical Function of Anecdotes in Early Chinese Text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34 (2012): 154-59.
- 5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一，頁1463。
- 60 王念孫謂：「『不辱』本作『不殺』。」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三，〈汜論訓〉，頁911-912。

《荀子》：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⁶¹

《晏子》：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⁶²

《莊子》：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⁶³

按《淮》此段文字的不同內容見於包括《荀子》、《晏子》、《莊子》等不同家派的典籍，先謂先王衣服樸素也可實行德政，再說明天下歸心之情形，末處說明動物也會深受德政之助，能夠各得其宜。此則超脫了儒家一般多關注人類社會的傾向，可見《淮》靈活地融合諸子，不拘於一家之言。

3. 對秦朝因嚴刑峻法而速亡的反思

漢代經過秦朝的統治，深明嚴刑峻法等高壓的政策，既使百姓困苦，也令皇權難固。《淮》著書目的之一乃為君主提供治國方針，備「帝王之道」。書中多次批判秦朝之政，以作漢代君主的反面教材，如〈泰族〉：「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⁶⁴直言秦朝因商鞅之嚴刑峻法而滅亡。《淮》在詮釋一些與《荀》重合的文句時亦有此傾向。如〈齊俗〉：「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喙，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⁶⁵見於《荀子·哀公》：「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⁶⁶《荀》泛言君主壓迫百姓的危險，《淮南》則藉此言峭法嚴刑之害。又如《淮南·兵畧》：「天下敖然若焦熱」本於《荀子·

61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二〇，〈哀公篇〉頁 542。

62 張純一撰，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二，〈內篇諫下〉，頁 93。

63 王叔岷撰：《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年），上冊，卷二，〈外篇·馬蹄〉，頁 335。

6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〇，〈泰族訓〉，頁 1430。

65 同上注，卷一一，〈齊俗訓〉，頁 814。

6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二〇，〈哀公篇〉，頁 547。

富國》：「天下敖然，若燒若焦」，⁶⁷ 原文以此諷刺墨子的主張會使天下大亂，《淮》則以此來痛斥秦二世之無道。可見《淮》在引書時或因帶著對秦朝滅亡的反思而採用相關文句，甚至對原文之意有所推衍。

（二）個人因素

雖然學者對於《淮南子》作者的問題說法不一，但大抵也認同劉安是《淮》的主編。⁶⁸ 陳麗桂據《漢書》、《藝文類聚》等書嘗考得劉安共 17 種著作，涉及儒、道、兵家、文學等領域，可見其學問修養極佳，精通儒、道思想，⁶⁹ 故其應有制約並領導眾賓客的能力與作用。再者，《淮》編者們在政治背景與修養上與劉安也有不少契合之處，而不論是劉安還是其他編者，他們的性格與學養無疑對《淮》如何詮釋諸子有著重大的影響。

1. 身世背景

據高誘〈敘目〉，劉安年少世襲淮南王封位，卻因其父背負謀反之名，被「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⁷⁰ 可見其從小已被朝廷視為隱藏威脅，面臨巨大政治壓力，其門客亦難免因而感到壓迫。荀卿「三爲祭酒」，又受到齊人讒言中傷，以致亡走楚國，最後廢死蘭陵。⁷¹ 在兩書重合片段中，可見編者有時亦懷著相似的感慨採用相似文句，如《淮南子·俶真》：「有其人，不遇其時。」⁷² 同見於《荀子·宥坐》：「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並

6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五，〈兵畧訓〉，頁 1063。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六，〈富國篇〉，頁 186。

68 馬慶洲著：《淮南子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7-28。Harold David Roth,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Ann Arbor, Michigan: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2), 18-22.

69 陳麗桂著：《〈淮南鴻烈〉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年），頁 12-20。

70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敘目〉，頁 5。

71 《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頁 2348。

72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俶真訓〉，頁 152。

以感慨生不逢時。⁷³然而，《荀》、《淮》雖然同有不遇之嘆，但《荀子》主要還是秉持儒家修身俟時，積極入世的態度，反觀《淮》的著書意圖，本來就有講求精神解脫、消極出世，與為帝王提供治世之術的兩重性。因此，《淮》文中不時可見這種消極與積極、出世與入世的思想轉移，如〈脩務〉一文極力發揮《荀》勸學之旨，強調「學不可已」，說明「名可務立，功可彊成」，⁷⁴通篇本是奮發向上的論調，卻在中段指出：

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佛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⁷⁵

這就令到原本奮進不懈的「君子」，頓時變成如《莊子·逍遙遊》「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所描述的能超脫世俗成見的得道之人。⁷⁶《淮》之所以有這種思想遊移，皆因劉安與編者們既欲治國，又因政治傾軋而渴望離形去知。

2. 文學修養

《鹽鐵論·晁錯》記錄武帝時御史大夫桑弘羊言：「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⁷⁷則知劉安喜愛文學。《漢書·淮南王傳》言：

73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二十，〈宥坐篇〉，頁527。相似文句同樣見於近世出土的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其言：「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文句與《荀子》略有不同。〈窮達以時〉乃戰國楚竹書，〈宥坐〉應是荀卿弟子所編，則是有機會參考了〈窮達以時〉的文句，見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86。

7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九，〈脩務訓〉，頁1343、1347。

75 同上注，頁1344-1345。

76 王叔岷撰：《莊子校詮》，上冊，卷一，〈內篇·逍遙遊〉，頁37。

77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二，〈晁錯〉，頁113。

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劉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使爲〈離騷傳〉，⁷⁸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⁷⁹

可見劉安一日間寫成〈離騷〉一賦，極具文學修養，憑此深受君主喜愛。除了劉安，其門客也能夠「分造詞賦」，⁸⁰亦應在文學上有不俗的造詣。因此，《淮南》一書往往在引用他書時，按照章節需求，對文句加以修飾，如〈人閒〉：「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⁸¹化自《荀子·勸學》，⁸²改易後的文字更為連貫工整，可見《淮》用《荀》時亦頗重修辭。

此外，據劉殿爵、張雙棣等學者的研究，可知《淮》對字句的聲韻頗有要求，⁸³故在引書時或會改易字眼，以配合押韻需求，如〈說林〉：「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累積不輟，可成邱阜。」⁸⁴本於《荀子·修身》：「故跲步而不休，跛鼃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⁸⁵《淮》將「丘山崇成」一句改為「可成邱阜」，則與前句「里」

78 原文「傳」作「傳」，王念孫《讀書雜誌》以爲《漢書》「傳」當作「賦」，通「賦」。高誘序《淮南》謂：「詔使爲〈離騷賦〉。」《文龍雕龍·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向宗魯亦指出：「《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漢書》亦作『賦』，今《漢書》作『傳』，乃『傳』之誤。」見何寧撰：《淮南子集釋》，〈敘目〉，頁5。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有「〈國風〉好色而不淫」等語，學者指出此蓋《淮南》語，說詳王叔岷：《史記斟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頁2514-2515。

79 《漢書》，卷四四，〈淮南王傳〉，頁2145。

80 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漢藝文志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八，頁253。

81 王念孫云：「『雲』下脫『雨』字。」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八，〈人閒訓〉，頁1254。

82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頁7。

83 劉殿爵著：《〈淮南子〉韻讀及校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張雙棣著：《淮南子用韻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8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七，〈說林訓〉，頁1230。

8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修身篇〉，頁32。

字同協「之」部韻，故有此改動。⁸⁶

（三）地域文化因素

西漢崇尚楚地文風，淮南王與門客生於戰國時楚地一帶，更是深受楚地文化的影響，如劉安嘗參考〈離騷〉作賦，〈漢志〉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⁸⁷《淮》編者之一小山嘗著《楚辭·招隱士》。⁸⁸宋代高似孫（1158–1231）云：「《淮南》之奇出於〈離騷〉。」⁸⁹陳廣忠更指出劉安實為最早的《楚辭》整理者，這些都可以見到《淮》編者與楚地文風有緊密的聯繫，並可以反映在《淮》的書中。⁹⁰

「書楚語」乃《楚辭》特色之一，學者亦發現《淮》大量沿用楚地方言，⁹¹故《淮》引《荀》自然會受到同樣影響。如〈說山〉：「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⁹²語句與《荀子·勸學》幾乎全合，⁹³惟改〈勸學〉之「埃土」為「晞堞」，高誘注：「晞，乾也。堞，土塵也，楚人謂之堞。」則知「堞」乃楚語土塵之意，這在《淮》其他篇章也有所見。

此外，《淮》用《荀》時，也有一些零碎的地方，明顯是受到楚文化影響，例如「太一」是楚地神靈，⁹⁴〈主術〉言：「威厲而不（殺）」

86 王棕琦有專文論述《淮南子》協韻之用，他認為《淮南子》中包括押韻在內的聲音形式不但有助朗誦表演，更使讀者直觀感悟相關哲理，達至「知道」、「傳道」和「行道」三者合而為一。See Peter Tsung Kei Wong, "The Soundscape of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Poetry, Performance, Philosophy, and Praxis in Early China," *Early China* 45 (2022): 515–39.

87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1747。

88 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漢藝文志考證》，卷八，頁253。

8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附錄三·淮南子總評〉，頁1500。

90 陳廣忠著：《中國道家新論》（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頁391–408。

91 何志華：〈《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研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人文中國學報》第8期（2001年），頁195–233。

92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六，〈說山訓〉，頁1105。

93 「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頁8。

94 王勇著：《楚文化與秦漢社會》（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73。

〔試〕，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⁹⁵ 同見於《荀子·議兵》與〈宥坐〉，⁹⁶ 兩書皆強調上位者能以精誠感化萬民，則法省而天下治，而《淮》則將此歸因為「上通太一」。⁹⁷ 又如〈脩務〉在發揮《荀》重學的主旨時，以楚風色彩濃厚的舞蹈「鼓舞」為喻。⁹⁸ 這些都反映《淮》引《荀》之時，有意或無意中受到楚風影響。

四、《淮南子》引用《荀子》方法舉隅及其反映的荀學義理

余嘉錫（1884–1955）指出古人只有在徵引經史時特為嚴謹，而引用諸子則如詩人之用典，不甚拘謹，⁹⁹ 是矣。加上荀子受韓非、李斯所累，後代學者即有採信其說的也甚少會提及其名。故綜觀《淮南子》全書，未曾直接注明引用《荀子》，甚至連荀子其人亦未曾提及，這就大大增加了辨清當中文獻傳承關係的難度。而學者對於《淮》、《荀》兩書的研究，多作純粹的哲學分析，著重於思想綜述與學說傳承，且僅僅關注到《荀》少數篇章被《淮》所引用，目前未嘗有學者全面而有系統地比對兩書詞句之異同。本節遂蒐集《淮》引《荀》之條目，以證《淮》大量沿襲《荀》文句；並歸納其引用手法，兼述其中反映的荀學義理。

95 王念孫云：「『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 610。

9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十，〈議兵篇〉，頁 284；卷二〇，〈宥坐篇〉，頁 522–523。

9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 609–610。

98 同上注，卷一九，〈脩務訓〉，頁 1367–1371。關於「鼓舞」的楚特色，參王勇著：《楚文化與秦漢社會》，頁 319。

99 余嘉錫撰：《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86。

《淮》、《荀》兩書重合，略可分為三類，第一為「公共素材」，¹⁰⁰ 包括兩書同用常見的諺語或故事。¹⁰¹ 另外兩類則為直接引用與間接引用。前者是指《淮》直接使用《荀》材料，而不論《淮》是襲用其意或有所演化，這能夠從文句或一些獨特用例的重合看出；¹⁰² 後者指《淮》通過他書間接使用《荀》材料，或《淮》某一思想主張是源於《荀》，本節則主要處理直接引用的部分。

本文統計兩書重文時，若《淮南子》在同一節文字中，用了兩篇《荀子》的文字，則會計算為《淮南子》用《荀子》兩次，如此類推，得出兩書重合片段、詞句共 147 條，¹⁰³ 主要為直接引用，極少量或涉及「公共素材」。另外，為使更全面展示兩書相似度，〈大略〉以下數篇亦包括其中，但這類例子僅佔 13 條，故即便無視後面兩類重文，亦絕不影響二書因襲程度甚高的結論。

（一）直接逐錄《荀子》字句：論治國與用詩

《淮》偶爾會不事修飾地引用《荀》，如《淮南·主術》便襲用了《荀子·君道》「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之語表達君主無親信賢人可用，¹⁰⁴ 使國政敗壞，名存實亡。《淮南·說山》用《荀子·致

100 感謝評審指出二書重文亦可能涉及文本間「共享敘事」的現象，並為本文提供參考資料。先秦諸子書中重文，有不少或涉及採用包括書面或口頭流傳的共同素材，互文的關係可為語錄平行（Saying Parallels）、主題平行（Theme Parallels）或故事平行（Story Parallels），若作者是以匿名的方式暗用相關材料，有時確難以判斷兩書重文到底是有因襲關係抑或是單純地共享了相似材料。不過，就筆者上文對《淮》、《荀》兩書關係的論述，乃至兩書確實存在大量相似的語句、段落，則兩書大多數的重文，應當並非僅僅是運用公共素材那麼簡單。上述有關中國早期典籍互文的分析，主要參考自 Paul Fischer, “Intertex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Masters-Texts: Shared Narratives in *Shi Zi*,” *Asia Major* 22.2 (2009): 1–34.

101 如上節提到《淮南·道應》與《荀子·宥坐》共同論及「宥坐之器」，以及《淮南·齊俗》引諺曰：「鳥窮則囁」並見於《荀子·哀公》，或屬此類。

102 本文取廣義之「重合片段」，即只要《淮南》與《荀子》用了相近的用語，且意義相關，而該詞彙、文句的用法又獨見於《荀子》，即視為《淮南子》對該書的引用，故當不是普通的詞句偶合現象。

103 詳細的統計數字可見附錄。

10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 646。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頁 245。

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的比喻說明要吸引他者必先修治自身條件，¹⁰⁵ 正如火須明亮，方有蟬之趨近。

此外，《淮》一書常引《詩經》，當中不少受到《荀》引《詩》的影響，如《淮南·詮言》與《荀子·勸學》同引〈曹風·鳴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句，《淮》更直用《荀》「君子結於一也」句以解《詩》，其「強調用心專一與荀子相通」。¹⁰⁶ 孫紀文嘗指出《韓詩外傳》用《詩》對《淮》之影響，並統計了《淮》有 10 處用《詩》之語境與《韓詩》相合，¹⁰⁷ 筆者發現《淮》、《韓》用《詩》相合之處，有 2 條乃《韓》本於《荀》，有 1 條當為《淮》本於《呂氏春秋》，故除去這些片段，《淮》有 7 條與《韓詩》相合、有 6 條與《荀》相合，正見《淮》引《詩》的方式深受《荀》所影響。

（二）改易、修飾、概述、補充《荀子》字句

《淮》注重修辭造句，往往會以通假或同義詞改易原句字眼，又以對偶、排比等句式修飾原文，甚至會按照需要，截取片段以概括原文、補充說明以闡釋其意，如：

1. 改易字詞：論法

A. 《淮南·泰族》：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
以為雖有法度而絀弗能統也。¹⁰⁸

B. 《荀子·君道》：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¹⁰⁹

按《淮》以「舉」、「廢」改易《荀》之「存」、「亡」，其意相近，兩文皆言即使有法度綱紀，也得由賢人用之才可較好地落實，反之

105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六，〈說山訓〉，頁 1148。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九，〈致士篇〉，頁 261-262。

106 強中華：〈《魯詩》與荀子〉，《殷都學刊》第 2 期（2014 年），頁 42。

107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50-51。

108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〇，〈泰族訓〉，頁 1389。

109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頁 230。

則會廢亡，形同虛設。《淮》論「法」，多據《荀》，也吸取了秦代速亡的教訓，否定法家的「一斷於法」、「嚴而少恩」。¹¹⁰《淮》批評「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捋拔其根，蕪棄其本」，¹¹¹認為法家純以法治，乃舍本逐末，而《淮》明言仁本法末的主張，¹¹²認為一切法度當由賢人執行方有成效。這明顯吸收了《荀》「君子者，法之原也」、重視「法之義」的見解。¹¹³故《淮》言法，除法家外，多採《荀》貴義、尚賢之言。這種以人統法，認為「法生於義」的主張，¹¹⁴正有別法家反對「釋法而任智」之說，¹¹⁵亦別於黃老道家「道生法」、「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等「一切都要以法令作為權衡的尺度」的學說。¹¹⁶其次，《淮》、《荀》皆主張省刑節法，《淮南·主術》云：「威厲而不（殺）〔試〕，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泰族〉云：「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禮義脩而任賢得也。」¹¹⁷亦與《荀子·議兵》、〈宥坐〉語句相合，¹¹⁸〈泰族〉以禮義出發，更切《荀》重禮之思想。兩書主張之省刑，推本溯源，或乃上承黃老「太上無刑，其次正法」、「化則能明德除害」等思想。¹¹⁹《荀》以仁義、賢人爲法之本，又據黃老主張省刑，此即見戰國時儒、道之融合，後又被《淮南》襲用之。

110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頁 3291。

111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六，〈覽冥訓〉，頁 498。

112 同上注，卷二〇，〈泰族訓〉，頁 1422。

113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頁 230。

11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 662。

115 王先謙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五，〈飾邪〉，頁 126。

116 余明光著：《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78。

11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 610；卷二〇，〈泰族訓〉，頁 1406。

11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十，〈議兵篇〉，頁 284；卷二〇，〈宥坐篇〉，頁 522-523。

119 陳鼓應注譯：《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388、138。

2. 以對偶句修飾：論形、神、性

A. 《淮南·原道》：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¹²⁰

B. 《荀子·天論》：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¹²¹

按《淮》以近義詞「備」、「成」替代「具」、「生」，以「性命」替代「神」，「性命」連用的情況亦見《荀子·哀公》。¹²²「神」乃「性命」的一部分，故《淮》以此言及更廣泛的層面：又，《淮》用「好憎」兩字概括「好惡、喜怒、哀樂」，增「而」為連詞，變為對偶句，較原文工整。此外，「成」、「生」同屬「耕平」韻，配合《淮》押韻需求。「臧」通「藏」，《荀》一文強調形、神生成後，人之情緒內藏於形神之中，《淮》則強調由形至性命、性命至好憎的自然生成過程。李增認為《淮》言人之結構時，與《荀》多相近之處，如《淮》在闡述人的結構上「對應了荀子所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與有辨』的理論」，其言是矣。¹²³此外，關於形、神、心、情等議題，亦常見《淮》之襲《荀》，如《淮》：「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高注：「接，交也，情欲也」，¹²⁴與《荀》：「欲者，情之應也」¹²⁵皆強調了情欲乃人性之被外物影響而生，兩說如出一轍；又，《荀》極言心有主宰五官與形軀之用，故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¹²⁶《淮》亦承此以心制形之說，云：「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¹²⁷雖然兩書心性之說頗有相通，其實亦有不少相異之處，後文將述之。

120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原道訓〉，頁80。

121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一，〈天論篇〉，頁309。

122 同上注，卷二〇，〈哀公篇〉，頁540。

123 李增著：《淮南子》（臺北：東大圖書，1992年），頁22。

12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原道訓〉，頁24。

12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六，〈正名篇〉，頁428。

126 同上注，卷一五，〈解蔽篇〉，頁397。

12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七，〈精神訓〉，頁520。

3. 以排比句修飾：論文與質

A. 《淮南·本經》：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¹²⁸

B. 《荀子·樂論》：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¹²⁹

按兩文皆將人之性情的外現扣連以音樂及軍旅刑具等事物，故喜則為樂、怒則為兵，《淮》以人性之「質」配以相關器物之「文」而達致一種相稱的狀況，亦近乎《荀》所謂喜、怒能發於樂、兵者，則合乎分寸矣。《荀》原來的焦點在論樂之本質，而《淮》所論範圍則不限於音樂本身，而重在人性之「質」與器物之「文」如何相配，故其中能補入「飾哀」一節，而使之成為排比句。

4. 概述：論形勢

A. 《淮南·說林》：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¹³⁰

B. 《荀子·勸學》：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¹³¹

按《淮》將兩個「至」字分別改為「集」、「入」，省略了語氣詞「焉」，概括《荀》的設喻，又略去了其勸勉君子要慎言行的說話，將重點放在形勢之上，勸人審時度勢。

128 同上注，卷八，〈本經訓〉，頁 599。

129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四，〈樂論篇〉，頁 380。

130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七，〈說林訓〉，頁 1222。

131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頁 7。

5. 補充：論學不可已

A. 《淮南·脩務》：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
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
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¹³²

B. 《荀子·勸學》：學不可以已。¹³³

〈脩務〉一篇多發揮〈勸學〉之旨，而「學不可以已」更是後者的名句。在《荀》中，其謂「學不可以已」乃欲指出學習之重要性，並證以後文有關學習能提升個人才能的說明。至於《淮》所謂「學不可已」的內涵，則又拓寬了原本的意見：其以為人之才智有限，即便是蒼頡等六位賢人也各自精通某種技藝，而今人既不能匹敵六賢之才，卻能傳承相關技藝的原因，便是在於「學」。是以《淮》以為「學」的作用在於傳承文化，故不能夠停止，可謂補充、深化了〈勸學〉之義。

（三）拼合《荀子》不同篇章

《淮》會在《荀》不同篇章中找尋符合自己學說的材料，鎔鑄一爐，此見《淮》編者對於《荀》極為熟悉，例子俯拾即是，如：

6. 論因時制產

A. 《淮南·主術》：故先王之法……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禽獸（之）歸〔之〕若流泉，飛鳥（之）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¹³⁴

B. 《荀子·王制》：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

132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九，〈脩務訓〉，頁1342-1343。

133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頁1。

134 何寧案：「兩『之歸』當作『歸之』，涉上句『草木之發』而誤倒也。」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686-687。

斧斤不入山林。¹³⁵

C.《荀子·富國》：然後飛鳥鳬雁若烟海。¹³⁶

按《淮》拼合《荀》兩篇說明因時制產，則物產資源可取之不盡，且人類與各種生物也可各得其宜，繁榮興盛。《淮》改「烟海」為「煙雲」，「泉」屬「元平」韻、「雲」屬「諄平」韻，此處為同一組韻腳。¹³⁷《孟子》亦言：「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¹³⁸〈王制〉之言當本於此。然《淮》、《荀》從先王之法、聖主之制的角度出發，已異於《孟子》純以「時」的說法，而《淮》拼合《荀》兩文，更進一步將因時制產的功用推至草木、動物上，強調了人與動物之和諧共處，關注到整個大自然的生態，其意較《荀》、《孟》為長，《淮》引書之靈活，於此亦可窺一二。又如：

7. 論兵與性的關係

A.《淮南·兵畧》：凡有血氣之蟲……故羣居裸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¹³⁹

B.《荀子·勸學》：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¹⁴⁰

C.《荀子·富國》：羣而無分則爭……彊脅弱也。¹⁴¹

按《淮》論兵亦多承《荀》說。龔留柱以為《淮》此文本《呂氏春秋》之生性說，而《呂》書又承「荀子開啟的『性惡論』」，¹⁴²然仔細比對《淮》、《荀》之文，則見《淮》乃直接本《荀》之說：其先引〈富

13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篇〉，頁165。

136 同上注，卷六，〈富國篇〉，頁185。

137 劉殿爵著：《〈淮南子〉韻讀及校勘》，頁329。

138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二，頁55。

13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五，〈兵畧訓〉，頁1043-1044。

140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頁8。

141 同上注，卷六，〈富國篇〉，頁176。

142 龔留柱：〈《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軍事思想比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頁33。

國〉之言說明爭鬥之由，並接以〈勸學〉之言，指出兵器之製造乃為彌補人類體格的缺點。《淮》又補充了人有血氣，故以爭鬥發洩怒火，較《荀》詳盡。又如：

8. 論刻苦為學

A.《淮南·脩務》：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況心意乎？¹⁴³

B.《荀子·勸學》：木直中繩，輶以為輪，其曲中規。¹⁴⁴

C.《荀子·性惡》：枸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直。¹⁴⁵

按《荀》兩文皆言學習能造就人才，變惡為善；《淮》拼合兩文以言人須學習方有成就，且其又以刻鏤堅硬的玉石為喻，特別指出為學須刻苦用功。事實上，〈脩務〉一篇多發揮《荀》刻苦自強的主張，故學者認為〈脩務〉所論之「無為」與〈原道〉不同，實則以儒家立論，反駁道家。徐復觀、金春峰等學者亦嘗指出〈脩務〉中言聖人刻苦積極的精神，與道家聖人之靜漠無為不同。¹⁴⁶筆者認為，這其中雖然有滲雜《荀》之說，但無論是〈原道〉或〈俶真〉之無為，關鍵也在於能否「因」時、勢、自然、情而行，乃本於慎子的「貴因」。¹⁴⁷此外，即使是〈原道〉篇中，聖人也非全然不動，同樣有為爭時而前仆後繼，極盡艱辛，如其言：「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¹⁴⁸筆者認為《淮》正融會了儒道法的無為，並互相補足，而是書的「無為」除了滲透了儒家積極的價

143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九，〈脩務訓〉，頁1344。

14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勸學篇〉，頁1。

145 同上注，卷一七，〈性惡篇〉，頁435。

146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頁127-128。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250-254。

147 許富宏撰：《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因循〉，頁24。

148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原道訓〉，頁54。

值觀，同時亦融合了儒家「誠」的觀念，下例將詳述之：

9. 論誠

- A.《淮南·泰族》：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辯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¹⁴⁹
- B.《荀子·儒效》：仲尼將爲司寇……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¹⁵⁰
- C.《荀子·正論》：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¹⁵¹

按《淮》拼合《荀》兩文以建構其理想社會狀況，指出上位者若以誠心感化萬民，則法令不行而可使社會和樂，天下皆治。歷來言《淮》論「誠」，皆謂其本思孟學派，¹⁵²此言雖是，惟論者與往往忽略《荀》之論誠對《淮》之影響，如徐氏嘗引《淮》「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與「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人〕心也」¹⁵³兩句說明思孟之誠對《淮》的影響，然其似乎未察此兩條實本於《荀》。¹⁵⁴又如〈繆稱〉談及精誠之感動人心時，言：「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忽〕至焉。」¹⁵⁵當中「感忽」之用例，先秦兩漢文獻僅《荀》有之，¹⁵⁶則

149 王念孫云：「『買』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同上注，卷二〇，〈泰族訓〉，頁1383-1384。

150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四，〈儒效篇〉，頁118。

151 同上注，卷一二，〈正論篇〉，頁338-339。

152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頁166。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183。

153 徐氏自注：「依王校，當作人。」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頁166。

15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二，〈不苟篇〉，頁46；卷四，〈儒效篇〉，頁137。

155 王念孫云：「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道藏》本、茅本並作『感忽』，《文子·精誠篇》同。劉本誤爲『感或』，而莊本從之，謬矣。」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十，〈繆稱訓〉，頁713。

15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十，〈議兵篇〉，頁266；卷一五，〈解蔽篇〉，頁405。

《淮》之本乎《荀》也明矣。

雖然《荀》之「誠」與思孟學派、甚至是莊子之說多有聯繫，但作為儒家的實用主義者，其書中的「誠」亦多服務於現實政治，強調至誠則政令省明而天下治，並非單純的修心養性。《淮》以治道為著書目的，這使是書除了吸收思孟之「誠」，亦大量引《荀》之「誠」，以融入到其無為的理念。

（四）拼合《荀子》與其他文獻

《淮》對諸子思想兼容並蓄，故不時會融合《荀》與其他文獻，以成己說，如：

10. 論智

A. 《淮南·脩務》：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豪。¹⁵⁷

B. 《荀子·君道》：明達（用）〔周〕天地。¹⁵⁸

C. 《韓非·姦劫弑臣》：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¹⁵⁹

D. 《禮記·經解》：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¹⁶⁰

按「明照四海」之言同見於《韓非》、《禮記》，難以區分《淮》究本何書。《韓非》以此形容天子智慧足以通曉四海之事，天下之事無可隱匿；《禮記》以此形容天子之德行與日月同光，照耀四海而無所遺漏。而《荀》「明達周天地」一句言君子以禮修身則可大立功名，智慧通達。《淮》此處之前道：

15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九，〈脩務訓〉，頁1349-1350。

158 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頁234。

159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四，〈姦劫弑臣〉，頁101。

16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刻本影印），卷五〇，〈經解〉，頁三上，總頁3494。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蹢躅，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¹⁶¹

故《淮》乃藉拼合《荀》與其他文獻說明南榮疇受老子點撥後而得道，並變得智慧高明、德行高尚，故可名傳後世，通達於天地間，以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之理。高誘注〈脩務〉此句言：「達猶通也。畧猶數也。」馬宗霍從之，並以為此句當作「畧達天地」方合上下句語例；何寧則認為「達以動字作名用」。¹⁶²今考《荀》「明達周天地」一句，「明達」作名詞用，「周」為動詞，即「言其智足以周天地」，¹⁶³句式與〈脩務〉一致，何氏之言有理，故〈脩務〉之言亦當解作智慧足以經略天地。又如：

11. 論天

A. 《淮南·泰族》：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日計無算，歲計有餘。¹⁶⁴

B. 《荀子·天論》：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夫是之謂

161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九，〈脩務訓〉，頁1347-1350。

162 同上注，頁1349。

163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頁234。

16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〇，〈泰族訓〉，頁1373。

神。¹⁶⁵

C.《尸子·貴言》：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¹⁶⁶

D.《莊子·庚桑楚》：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¹⁶⁷

按《淮》言天之運行與《荀》描寫的事物及次序幾乎一致。然而《荀》認為「聖人為不求知天」，¹⁶⁸《淮》則認為聖人要法天而起福除禍，於是接以《尸子》之言說明聖人可興福除禍而不見於人。末處以《莊子》之言強調道之玄妙，使人難以察覺。《淮》連天地運行規則的描述也化自《荀》，無怪乎前人認為〈泰族〉集儒家之大成。而對於《荀》不合《淮》學說之處，《淮》又接續其他文獻以發明己意，引書靈活多變。

（五）引用《荀子》而賦予新義

《淮》用《荀》相同詞句或事例時，有時卻會用自己的理論析之，故表達出與原文不盡相同的意思，如：

12. 論性與法度

A.《淮南·泰族》：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¹⁶⁹

165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一，〈天論篇〉，頁308-309。

166 尸佼著，汪繼培輯，朱海雷撰：《尸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上，頁8。

167 王叔岷撰：《莊子校詮》，中冊，卷四，〈雜篇·庚桑楚〉，頁855。

16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一，〈天論篇〉，頁309。

169 何寧謂：「『聖人』，《道藏》本、中立本、茅本、景宋本皆作『聖王』。」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二〇，〈泰族訓〉，頁1387。

B.《荀子·性惡》：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¹⁷⁰

C.《荀子·君子》：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¹⁷¹

按例 2 雖言及兩書在心性論上有相合處，此例即見兩書之別。《淮》用〈性惡〉中聖王因應人之情性而制禮義法度，拼合〈君子〉的用語，說明緣人性、制法度而教導百姓，即能勸善禁奸，毋須過多刑罰政令便能致治。兩者的論述邏輯與用語亦有頗多相近處，但就其所強調的人性本質來說，卻有所不同。《淮》言人性有「仁義」之資質，乃強調了性的道德面向，近於《孟子》所主張的「價值判斷」與「心之根本欲求者」。¹⁷²《荀》一書所謂「性」，注重於官能之慾望與能力，如〈禮論〉言：「人生而有欲」，〈正名〉言：「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等句皆表明了人有天生之慾望；¹⁷³〈榮辱〉言「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¹⁷⁴則指出了人體官能的不同能力。然《荀》未嘗道「性善」，故徐復觀謂其「性無定向」，¹⁷⁵佐藤將之則將《荀》之「性」解釋為「人之本能」。¹⁷⁶〈性惡〉所謂「知仁義法正之質」，乃基於人性之認知能力，而不同於《淮》以「仁義之資」為性之本有。可

170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七，〈性惡篇〉，頁 435、443。

171 同上注，卷一七，〈君子篇〉，頁 451。

172 李增：《淮南子》，頁 32。

173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三，〈禮論篇〉，頁 346；卷一六，〈正名篇〉，頁 412。

174 同上注，卷二，〈榮辱篇〉，頁 63。

175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02。

176 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頁 243。

見二書用語及論述驟看相類，意義卻截然不同。又如：

13. 論功臣不受賞

A. 《淮南·道應》：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¹⁷⁷

B. 《荀子·彊國》：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¹⁷⁸

按許慎注《淮》此文言：「子發，楚宣王之將。」¹⁷⁹ 可知此楚國子發伐蔡之事，乃與《荀》所言為一。子發又言「景舍」，¹⁸⁰ 然有關子發伐蔡一事，則鮮見載籍，除卻《淮》、《荀》二書有如此詳細的描述，《戰國策·楚策四》雖有所記卻語焉不詳。¹⁸¹ 另外，清人馬驢（1621–1673）所撰《繹史》羅列了《淮南子》、《列女傳》、《荀子》、《說苑》等書關於「子發攻蔡」的記述，亦只有《荀》、《淮》有此記載。¹⁸² 《淮》以後的文獻，每言此事，亦多本於《荀》，¹⁸³ 故《淮》本《荀》而言子發不受賞亦明矣。然而，《淮》雖用《荀》之史事，其意卻迥然不同。《荀》批評子發「辭賞也固」，「反先王之道，亂

177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二，〈道應訓〉，頁 868。

17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一，〈彊國篇〉，頁 293–294。

17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二，〈道應訓〉，頁 868。

180 王叔岷：《諸子斟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23。

181 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一七，〈楚策四〉，頁 571–572。

182 馬驢撰，王利器整理：《繹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一一〇，頁 2828–2831。

183 如《史記》逸文有：「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眾威也。臣不宜以眾威受賞。』」文字幾與《荀子》全同，見王叔岷：《史記斟證》，〈附一·史記逸文〉，頁 3505。

楚國之法」，¹⁸⁴ 抨擊子發不受獎賞是違反禮義，擾亂綱紀的行為。《淮》以道家的角度對其作出評價，認為子發做到老子所言的「功成而不居」，¹⁸⁵ 態度正面。

（六）透過其他文獻間接引用《荀子》

除了上述例子，先秦兩漢的文獻不少也有引用《荀》，尤以《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為多。這些書籍引用《荀》，後又被《淮》所引，令《淮》可謂是間接引用《荀》之說。

如《淮南·齊俗》以「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一句表達觀察事物會受個人立場以及外物影響，¹⁸⁶ 此本《呂氏春秋·壅塞》「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句，¹⁸⁷ 而《呂》書又本《荀子·解蔽》「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句。¹⁸⁸《淮南·主術》：「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¹⁸⁹ 說明君主個人力量微小，故要乘眾之力，此本《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句，¹⁹⁰《呂》書又本《荀子·君道》「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句。¹⁹¹

此外，《淮》、《荀》與《韓詩外傳》亦有一些互見段落，《韓詩》多引《荀》，而《淮》與兩書之重見片段有時難以區分究本何書，如《淮南·詮言》有「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啟處……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18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一，〈彊國篇〉，頁 294–295。

185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二，〈道應訓〉，頁 868。

186 同上注，卷一一，〈齊俗訓〉，頁 807。

187 王利器著：《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卷二三，〈壅塞〉，頁 2850。

18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五，〈解蔽篇〉，頁 405。

18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頁 634。

190 王利器著：《呂氏春秋注疏》，卷一七，〈任數〉，頁 1989。

191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頁 243。

不足，使人爲之也」一段，¹⁹²《荀》、《韓》亦見此文，¹⁹³何寧言此本《韓詩》，是矣。惟《淮》、《荀》皆作「匹夫百畝一守」，¹⁹⁴獨《韓》作「匹夫百畝一室」，故許維通嘗謂《淮》文有誤而當據《韓》改。然而《淮》或有參考《荀》之語以改《韓》文，許氏之言似是可商。

又如《淮南·詮言》有「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一段，¹⁹⁵《荀》、《韓》、《文子》亦有此文，¹⁹⁶何寧以爲此本《荀子·富國》，此應無疑。惟「約定而反無日」一句則與《韓詩》、《文子》同，而《荀》獨作「約定而畔無日」，這容或是《荀》之文誤，亦或是《淮》據《韓詩》改《荀》文矣。

以上各項例子，可以反映《淮》引用《荀》手法之多元，與是書取長補短的精神，亦足見《淮》對《荀》之熟習，且深受其影響。

五、結論

本文首先指出了《淮南子》、《荀子》兩書的關聯，證成《淮》書有引《荀》的可能與動機，並解釋有哪些因素影響《淮》對《荀》的理解與應用，最後從實質的重合片段探討《淮》用《荀》的具體手法。

從筆者蒐集書證所得，《淮》、《荀》兩文詞句相合處達百條以上之多，冠絕儒家經傳，甚至媲美《老子》等書。《淮》只有〈天

192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四，〈詮言訓〉，頁1029-1030。

193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七，〈王霸篇〉，頁213。韓嬰撰，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四，頁135。

194 許維通注《韓詩》此文言：「《淮南子·詮言》篇『室』作『守』，誤。」認為《淮南》有誤，然《淮南》許慎注此句言：「百畝之田，一夫一婦守也。」則知東漢時此句同樣作「守」，又考諸《荀子》之句，則許維通之言或可商榷。

195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一四，〈詮言訓〉，頁1011-1012。

19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六，〈富國篇〉，頁199。韓嬰撰，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六，頁228。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四，頁191-193。

文〉、〈時則〉兩篇沒有引用《荀》，而《荀》至少有 26 篇的文字被《淮》所引用，足證《荀》對《淮》書，乃至西漢學術之影響巨大。故不論是《荀》接受史，抑或是《淮》的思想淵源，彼此亦當佔一重要席位。據筆者統計，〈主術〉、〈兵畧〉、〈脩務〉、〈泰族〉四篇用《荀》最多，四篇引《荀》次數與其佔全書比例分別為 24 次（15.1%）、13 次（8.2%）、11 次（6.9%）與 35 次（22.1%）。

另外，從本文各節所鋪衍的論點來看，《淮》與《荀》在多種學說上均明顯有傳承關係：包括了仁義禮樂、重學、誠心、君臣之道、戰爭之術、仁本法末、無為等思想，且《淮》引《詩》的方法亦深受《荀》之影響。而學者因為對《淮》思想源頭之關注少及《荀》，故關於思想來源以及文句義理的論述當有所補正。

有學者嘗指出《淮》一書以儒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脩務〉、〈泰族〉為重心大本，地位最高。¹⁹⁷ 本文篇幅有限，亦非以論證《淮》學派歸屬為目的，不宜妄下斷語。然而，這兩篇也是引《荀》較多的篇章，亦從側面反映了荀學對《淮》的重要性。雖然引用次數只可作為一參考指標，不能完全反映二書的傳承關係，惟《淮》在許多論述上確然接受了《荀》的觀點，故學者或可循此反思《淮》儒家思想到底以何派為重。另一方面，以往對《荀》與漢初文本的聯繫，亦較少關注到《淮》，故本文亦希望以此拋磚引玉，引起學者的注意。

197 王棕琦：〈《淮南子》篇章結構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

附錄：《淮南子》、《荀子》各篇重見文字統計資料

198

荀子 淮南	勸學	修身	不苟	榮辱	非相	非十二子	仲尼	儒效	王制	富國	王霸	君道	臣道	致士	議兵	彊國	天論	正論	禮論	樂論	解蔽	正名	性惡	君子	成相	賦篇	大略	宥坐	子道	法行	哀公	堯問	總計
原道	1	1														1					2	1										6 (7)	
俶真	1		1	2				1													3						1					9 (10)	
天文																																0 (0)	
墜形																										1						1 (1)	
時則																																0 (0)	
覽冥								1				1						1														3 (3)	
精神																					2											2 (2)	
本經			1							1									1	1												4 (4)	
主術	1	1				1		2	1	4	2	2			1	1		2		1	1		1	1	1	1						23 (24)	
繆稱				1				1			1										1						1					5 (6)	
齊俗	2	1								1																	1			1	1	1	7 (7)

198 有時《淮南子》、《荀子》重見之文字，未能清楚辨別出自《荀子》何篇，故以兩組數字顯示重見內容數目：第一個數字為可知《荀子》來源的重見數目，第二個括號中的數字為重見文字的總數目。例如《淮南·原道》一篇共有 7 處與《荀子》互見，然而可考出處者僅 6 篇，故在該篇「總計」以「6(7)」表示。此外，雖然《荀子》自〈大略〉以下數篇的成書頗為可疑，但為了更全面顯示兩書重文數量，且《淮南》與〈大略〉以下數篇的重合又僅佔不足 10% 的條目，對本文的統計結果並沒有太大影響，故表格仍將相關條目計入，以窺全豹。

荀子 淮南	勸學	修身	不苟	榮辱	非相	非十二子	仲尼	儒效	王制	富國	王霸	君道	臣道	致士	議兵	彊國	天論	正論	禮論	樂論	解蔽	正名	性惡	君子	成相	賦篇	大略	宥坐	子道	法行	哀公	堯問	總計
道應																1											1						2 (2)
汜論			1					1													1						1				1		5 (5)
詮言	1	1								1	1	1							1		1												7 (7)
兵畧	1							2	1	2	2				5																		13 (13)
說山	1		1											1		1											1						5 (5)
說林	1	1		1				1			1	1									1						1				1		9 (9)
人間	2								1												1												4 (5)
脩務	4	1	1					1				1									2	1											11 (11)
秦族	3	1	3	2				1			2	4		1			2	2	3		1		2	1									28 (34)
要畧										1											1				1								3 (3)
總計	18	7	8	6	0	1	0	11	3	10	9	10	0	2	6	3	3	5	5	2	17	1	3	2	2	0	4	5	0	0	3	1	<u>147</u>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尸佼著，汪繼培輯，朱海雷撰：《尸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
- ：〈《淮南子》引《莊》舉隅〉。《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輯，頁364-400。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史記斟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諸子斟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王勇著：《楚文化與秦漢社會》。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王棕琦：〈《淮南子》篇章結構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 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漢藝文志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包世臣：《藝舟雙楫》。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牟鍾鑑：《〈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
- 佐藤將之（Sato Masayuki）：《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

- ：《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何志華：〈《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研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人文中國學報》第8期（2001年），頁195–233。
- ：〈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子》考〉。收入氏著：《〈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171–207。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 ：《莊荀考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2015年。
- 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余明光著：《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 余嘉錫撰：《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李增著：《淮南子》。臺北：東大圖書，1992年。
- 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點校：《汪中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
- 赤塚忠（Akatsuka Kiyoshi）撰，佐藤將之、林明照合譯：〈荀子研究的若干問題〉。《臺灣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11期（2003年），頁85–110。
-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刻本影印。
-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金德建：《古籍叢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
-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4年。
-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 徐平章：《荀子與兩漢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

- ：《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馬慶洲著：《淮南子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馬慶洲：〈六十年來《淮南子》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文學遺產》2010年第6期，頁137-148。
- 馬積高：《荀學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馬驥撰，王利器整理：《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高正著：《〈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高旭：〈回顧、反思與前瞻——兩千年「淮南子學史」綱要〉。《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頁65-85。
- 張純一撰，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張雙棣著：《淮南子用韻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張覺撰：《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強中華：〈《魯詩》與荀子〉。《殷都學刊》第2期（2014年），頁40-49。
-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第3冊，頁577-680。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梁德華：〈《淮南子》詮釋《莊子》方法探究〉。收入氏著：《秦漢魏晉雜家考論——從〈淮南子〉到〈劉子〉》，頁1-4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2019年。
- 許富宏撰：《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韓嬰撰，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陳士珂輯，崔濤點校：《孔子家語疏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 陳玉衡：〈《淮南子》詮釋《呂氏春秋》考論〉。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博士論文，2020 年。

陳廣忠著：《中國道家新論》。合肥：黃山書社，2001 年。

陳鼓應注譯：《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陳麗桂：〈八十年來的《淮南子》研究目錄〉。《書目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991 年），頁 48–67。

——：《〈淮南鴻烈〉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年。

勞思光著，劉國英編註：《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年。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馮友蘭著，黃克劍、吳小龍編：《馮友蘭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年。

楊筠如著：《荀子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

廖名春：《荀子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

熊公哲：《荀卿學案》。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8 年。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收入氏著：《劉師培全集（一）》，頁 545–55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年。據寧武南氏校印本（1934–1936 年）影印。

劉殿爵著：《〈淮南子〉韻讀及校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年。

劉殿爵著，何文匯、陳煒舜譯：〈論「持盈」與所謂「敬器」〉。收入《採掇英華》編輯委員會編：《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頁 207–22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年。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錢穆：《莊老通辨》。新北：聯經出版，1998 年。

——：《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2018 年。

- 錢鍾書：《管錐編（一）》。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龍宇純：〈荀子真偽問題〉。收入氏著：《荀子論集》，頁25–54。臺北：學生書局，1987年。
- 龔留柱：〈《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軍事思想比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頁32–37。

外文書目

- Fischer, Paul. "Intertex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Masters-Texts: Shared Narratives in *Shi Zi*." *Asia Major* 22.2 (2009): 1–34.
- Goldin, Paul R. "Xunzi and Early Han Philosoph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 (2007): 135–66.
- Knoblock, John H. "The Chronology of Xunzi's Works." *Early China* 8 (1982–83): 29–52.
- Le Blanc, Charles.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oth, Harold David.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Ann Arbor, Michigan: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2.
- van Els, Paul. "Tilting Vessels and Collapsing Walls: On the Rhetorical Function of Anecdotes in Early Chinese Text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34 (2012): 141–66.
- Wong, Peter Tsung Kei. "The Soundscape of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Poetry, Performance, Philosophy, and Praxis in Early China." *Early China* 45 (2022): 515–39.

Examining Texts of the *Xunzi* in the *Huainanzi*: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Xunzian Philosophy

LAM Fai Chun Harve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was compiled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synthesizing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to establish its own doctrines. Most chapters of the *Xunzi* 荀子 were completed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s philosophy, along with its followers, flourish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transition. The *Huainanzi*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Xunzi*. However, no dedicated study has ye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Even when discussing Confucianism in the *Huainanzi*, scholars tend to focus on the “Simeng School” 思孟學派 and the “Yi School” 易學派, while studi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Xunzian philosophy have largely overlooked the *Huainanzi*’s role in inheriting i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wo books are profoundly interconnected, having identified over one hundred shared phrases or passages. To clarify their intellectual lineage,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Huainanzi*’s relationship with Confucianism and the *Xunzi*, exploring why the *Huainanzi* drew from the *Xunzi* and the factors shaping its engagement with *Xunzi*’s thought. Then, through analysis of parallel passag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uainanzi* extensively adopts expressions unique to the *Xunzi*, reinterpreting them through diverse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between the two books, this study aims to advance discussions on Confucianism in the *Huainanzi* and supplement areas previously unexamined.

Keywords: *Huainanzi*, *Xunzi*,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parallel passages